

# 從巴黎到台北

蔡以典

## 外交尖兵四十年之六

### 公餘流覽巴黎風光

一四八、一四九兩期中外雜誌連載，我幾乎完全在敘述聯合國第六屆大會，特別是控蘇案通過的情形，因為這個案子太重要了，要是在聯合國大會不能通過，對我們的國際地位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，真是令人不敢想像。控案通過了，等於是在全世界各國代表的面前，證明蘇聯是侵略我國的強盜，也無異給蘇聯一種精神上的懲罰。這一期我要來敘述一下我們從巴黎遊覽到西貢回台北的情形。

巴黎是世界聞名美麗的都市，我們五人除了每天工作外，到了星期假日，遇上好天氣，總會結隊遊覽。羅明元兄是駕車能手，大使館有一部公用車借給我們使用，只要我們自購汽油；還有丁于正兄，他是大使館的一等祕書，他有一部私用轎車，兩夫婦與子女各一，一共四人，每次出遊，總是丁、羅兩兄任司機，我們採購野餐用的食物和飲料，不過一定要商得丁于正夫人的同意，因為她是我們這一羣的主宰。

我們的第一目標是凡爾賽（VERSAILLES），它在巴黎西南十四哩，著名的凡爾賽宮就在

此城，是法皇路易十四所建。第一次大戰後，各國於一九一九年在凡爾賽議和，簽訂凡爾賽和約。我們於十點左右到達凡爾賽宮，買了門票進宮，先去看了各國議和的會場，發現那是一處非常古老的建築，雖然十分高大，但却顯得陰暗。當時開會的座位，還照原來的形式，座位上還貼上原坐者的姓名，讓參觀的人興起一番回憶。我們

又去看宮殿，真是美奐美侖，西方的建築，多半以石為主，東方的建築，以木為主，所以西方的建築，特別令人有一種雄偉的感覺。加上壁畫、顏色的調和，又使你生出一種美感。一處長方形的噴水池，兩旁平整的草地，一叢一叢的各種顏色的花卉，完全是人工培植的結果。宮裏也有露天劇場，有室內和室外的舞廳、音樂台，莫不應有盡有，而且佔地總有幾十畝大小，用「五步一樓，十步一廊」來描繪，是最恰當不過的。自古帝王之驕奢淫逸，可以說是中外一律。凡爾賽宮非常乾淨，規定遊客不能採摘花木，不能拋擲果皮，就是抽煙的人，也得把烟蒂丟進垃圾桶。所以我們這一羣只好找到一間咖啡館吃我們的野餐，却也別有一番情趣。在歸途中，我們順道去參觀了動物園。巴黎的動物園，是設在平地上，佔

的面積很大，園的中央建了一處人工湖，湖中心建了一座人工的小山，獅、虎、豹等類兇猛的動物，養在這座小山上，讓牠們自由活動；其他馴順的動物和鳥類等，則用鐵絲籠飼養在園中各處，這種方式，是很別緻的，使兇猛的動物不致傷害遊客，連小孩也可以大膽的觀賞。

### 冷宮與盧浮宮巡禮

另一個星期天，我們去遊了冷宮（MALMAISON），這是拿破崙第一的廢后約瑟芬（MARIE ROSE JOSEPHINE）的住處。拿破崙於一八〇九年因為要娶奧國皇帝之女路易莎（MARIA LOUISA），就以約瑟芬沒有生子為由，把她廢了請她住進了這座冷宮。冷宮的房子不大，可是每間房間佈置得十分精緻，所有傢俱上都舖了一個「J」字，表示是約瑟芬使用的東西。最妙的還有一張拿破崙的龍床，很短，因為拿破崙很矮小。一輛馬車，裝飾得富麗堂皇，側邊放置一個有三級的小梯子，是上馬車時用的，看了這些東西，證明拿破崙還是愛着約瑟芬的，可能有時還到冷宮來看望她。寫到這裏，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者所寫的短篇小說「癡輪」。大意是說拿破

窟深深地愛着約瑟芬，但他的腹部生了一圈頑癬，引起了約瑟芬的厭惡。拿破崙請了許多名醫，但無法治好他的頑癬，每當頑癬發作的時候，奇癢難當，而在這種時候，拿破崙的脾氣特別暴躁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他會無緣無故的發動一次戰爭，希望以戰爭獲得的勝利果實，來博取美人的歡心。但這是徒勞的，因為約瑟芬厭惡的是他腹部的頑癬，戰爭的勝利與否，對她是毫無意義的。

巴黎市內的名勝，我最喜愛的是盧浮宮（LOUVRE）。這裏是聞名世界的藝術博物館。牠的建築成T形，共三層，樓下是彫刻品，陳列着各國的石彫，有希臘、羅馬的，也有埃及的。協和廣場就矗立着一座埃及碑，這類的東西，都是拿破崙的戰利品。拿破崙是用打了勝仗掠奪得來各國的藝術品作為巴黎的裝飾。所以人們都說，遊覽巴黎，等於在看拿破崙的戰功。盧浮宮的二、三層樓，都是陳列的油畫，從寫實派到印象派，以及新印象派，真是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二樓的樓梯口，是一尊美與愛的女神維納斯（VENUS）的雕像，令人興起一種美感。登樓以後，依次去觀賞那些名畫，像我這樣完全的俗人，也會浸浴在美的境界中，俗念俱消，只感到生活與藝術的融洽。在蒙那利沙（MONALISA）會心的微笑的名畫前，有許多年輕人，架起畫架，用小的方格紙在描繪。我還是醉心於寫實派的作品，無論人物與風景，都有一種栩栩如生的感覺，會使人覺得人在畫圖中。我一個人在這兩層樓佈滿的羣畫裏，觀賞了四小時，到離開的時候，還有些依依不捨。

傷殘院就在盧浮宮附近，我也順道去觀賞一番。事實上這是一所軍事博物館，從古代戰爭用的盔甲，到近代的新式武器，無不應有盡有。第一次歐戰時德軍用的飛機，也有兩架陳列在這裏。最值得一提的，就是拿破崙墓也在傷殘院裏。那是一處單獨的圓形建築，沒有樓，但上面一層是一道圓形走廊，拿破崙東征西討的戰旗，團團掛在走廊的周圍；下面是停放拿破崙棗紅色大理石棺木的處所，遊客不能進去，只能在圓形走廊下望。拿破崙是法蘭西的英雄，所以法國人對他還是非常崇敬。

### 巴黎鐵塔與凱旋門

遊巴黎鐵塔（又名艾非爾塔EIFFEL鐵塔，是艾非爾工程師設計的，塔高九百八十四呎。）是五人一道去的，有電梯直達塔頂。塔中腰部份，有一間小型咖啡館，站在塔頂遠眺，巴黎全市盡入眼簾，所以到巴黎遊玩的人，一定要登臨鐵塔。在塔頂可以看到塞納河流經巴黎中央，河中心有一稜形小島，就成了巴黎全市的中心，以圓形向外發展，因為地勢平坦，好像一望無際。塞納河上有十幾處橋樑，每座橋的橋柱上，都有不同的雕像，令人生出一種美感。

我們也參觀了聖母院（NOTRE DAME），就是電影「鐘樓怪人」的所在地。這是一所古老的天主教堂，外表是深灰色，裏面却盡是聖經故事的壁畫。同行的鄭健生兄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一進教堂大門，他就單膝下跪。我們進去的時候，正逢舉行彌撒，健生兄邀我們一起參加，我

們四人當即表示：「參加可以，但不下跪。」他也只好同意了。做完彌撒，有修女手執木盤向參加彌撒的人收取樂捐，我們也應景的捐了一點小錢。

從聖母院出來。我們去參觀凱旋門，牠矗立在香榭里樹林大道的左首，是法蘭西表現武功的象徵，牠是一座長方形的建築，拱門朝向香榭里樹大道。拱門的下方，平鋪着一個方形銅質建築物，那就是無名英雄墓。建築的四週，都有浮雕，是表現武功的。登上凱旋門下望，有十條以上的道路圍繞着牠，真是星羅棋佈，別有一番繁華之象。我們順道也到香榭里樹散步一番，這是巴黎着名的大道，兩旁人行道上寬達二十公尺，所以有許多咖啡館就在人行道上加搭一間玻璃房，讓人們坐在裏面品嚐咖啡，觀看街景，這也是巴黎特色之一。香榭里樹兩旁大商店的櫥窗，到了夜晚商店已經打烊，會有許多人專門去觀賞櫥窗的陳設和佈置，因為每家商店都是匠心獨具，使櫥窗的佈置既藝術化而又美化，目的當然是招來顧客，引誘他或她打開錢包。

### 羅馬使館一頁滄桑

控蘇案獲得通過不久，聯合國第六屆大會也到了曲終人散的時候。時昭瀛次長等大會閉幕就飛回台北，我們同來五人開了一次小小的集會，商議返台的路程。我和羅明元兄決定乘法國航空公司班機取道羅馬，鄭、翟、程三位決定去瑞士，我們約好在西貢會合，再轉香港回台北。

當時駐義大利大使于煥吉先生知道我和羅明

元兄取道羅馬返台，要我們一定要住在大使館，我和羅明元兄同聲拒絕說：「大使又不在羅馬，我們還是住旅館方便些。」于大使堅持要我們住大使館。還說：「我不在羅馬沒關係，電話魏良聲參事請他接待就行了。而且你們幾個月沒有吃到燒餅油條，大使館的廚司會做，要他做了招待你們。」在于大使熱情的堅持下，我們只好接受了。說起于大使的為人，頗值得一提。他屬於豪俠好義型，也就是所謂海派。他在中南美洲時間很長。所以和許多中南美國家的外交代表相處很好，因為他和他們是一起玩樂的朋友。每當聯合國大會涉及中華民國的問題要舉行投票，而中南美國家他所認識的代表沒有出席，他會跑到這些代表的住處把他們拖到大會會場，請他們投我們的贊成票。我親眼看見他在第二屆大會會場上碰了印度代表的鞭釘子，當大會為我國的控蘇案快要提名投票時，他去請印度代表棄權，但被印度代表婉拒了。于大使就有這麼一股闊勁，雖然他在花錢上從不算計，但對國家的忠貞，是無可厚非的。

我和明元兄是上午乘法航飛機飛羅馬，抵達羅馬機場，魏良聲參事來接，因為已是中午，他請我們在機場附近的高爾夫球場吃義大利通心粉。隨後我們驅車到大使館。到達大使館，我們覺得很奇怪，因為我們不是走的大門，而是走的邊門，經問魏參事，才知大門被房東用鐵絲網圍住，不准使用。接着魏參事告訴我們，大使館的館舍是二次大戰前租賃的，房東加入了墨沙里尼的褐衫黨，大戰結束以後，他怕房產被沒收充公，

要求中國大使館繼續租用，寧願不收房租，于大使答應續租，但要照付租金，房東堅拒接受，于大使就在銀行為房東開立戶頭，每月照付房租。誰知房東錢能通神，他的褐衫黨黨消弭於無形，於是他恩將仇報，要求大使館將房租每月三百美元增加到兩千美元，于大使不同意，房東向法院控告。大使館享有外交豁免權，房東無法勝訴，他就把大使館的大門和花園都用鐵絲網圍住，使大使館無法使用。

### 古城遺址遙想當年

從邊門走進大使館，發現牠是舊式的建築，有點像現在台北市外交部對面的台北賓館，也是兩層樓，天花板很高，有兩間大客廳，一間是紅色客廳，地毯、沙發、窗簾全部紅色；一間黃色客廳，就全部是黃色，這也看出于大使的排場。魏參事把我們引到二樓的客房，有我們現在台北公寓房屋主臥房三間大，裏面擺有兩張單人床，兩張小沙發，一張書桌，一把靠椅，顯得空空洞洞。

我們把簡單的行李放下，就告訴魏參事要去參觀古羅馬，魏參事派了一位中國籍的雇員張先生陪我們，張先生是天主教徒，也是老羅馬，所以對羅馬市的情形非常熟悉。我們坐計程車到達古羅馬，到了以後，張先生要我們坐馬車逛遊，馬車走的慢，可以欣賞一下古羅馬的風光，其實古羅馬只是一些廢壁頹垣，從那些圓柱、一座小型的凱旋門、花園的遺址……等，可以依稀想像當時的繁華。那座雄偉的競技場，還大體上保存了牠的完整。那是一座圓型的建築，呈灰黃色，是

露天的，沒有屋頂，看台的一面已經倒塌，可以看出修補的痕跡，現在已經成了羅馬的遊覽區，不能讓牠廢土一堆。我和明元兄從裏面登上看台，發現中央是一個長方形的競技場，四圍是看台，大概可以容納一萬人。台階相當高，可以想像當初羅馬人一定長得相當高大。看台的下層有許多門，大概是當初競技者和囚犯、獅虎的出入口，使人想起羅馬皇帝當初的殘暴行為。

從古羅馬又去一處基督徒避捕殺的地窖，是張先生特別介紹的。那也只是在平地下面，用人工挖掘出來彎彎曲曲地下避難所，形狀有點像迷魂陣，只能容一人通過，要是兩人併行，會覺得很擠，裏面沒有電燈，還是用的燭光，保持那一份幽黯。最難得的是牆壁上到處是各式各型的耶穌或聖母的像，表現了基督徒雖然在死亡的邊緣，還有那份對宗教信仰的虔誠。

### 裸體雕像與大教堂

接着我們去參觀了一處雕刻博物館，完全是大理石的裸體雕像，男女都有，一位農夫模樣的大漢，雙手抱起一位少女，右手的五個指頭壓在少女大腿上的印痕，纖毫畢露，真是巧奪天工。一位少女斜倚在沙發上，背朝外，面朝裏，據說是拿破崙的妹妹。所有這些雕像，男人的茁壯，女人的圓潤，莫不惟妙惟肖，令人百看不厭。義大利人抱怨上帝只給義大利大理石，不給煤鐵，但大理石却使義大利創造出舉世聞名的藝術品，成千上萬的人，每年都要來參觀這所雕刻博物館，義大利人應當以此自豪！

在依依不捨的情緒中離開了雕刻博物館，張先生又陪我們去聖彼德大教堂，這裏是全世界七億天主教徒共同崇敬的聖城梵諦岡所在地，遊覽羅馬的觀光客，沒有不慕名參觀聖彼德大教堂的我們當然也不例外。到達教堂門首，發現有一處巍峨的建築，從教堂的左右兩側各延伸出一個半圓型的圓廊，把教堂前面圍成一個橢圓形的廣場。據張先生告知，每週天主教的盛大節日，廣場上可以容納十萬以上的羣衆。廣場中央有豎立着羅馬帝國時代所獲得的埃及碑。兩邊的圓廊有三百七十二根白色大理石柱，靠廣場一面廊頂的邊緣，有一百四十位耶穌徒的雕像。教堂正面的屋簷上，還有耶穌十二門徒的雕像，令人想起著名的最後晚餐。通過廣場，我們走進教堂的裏面，發現教堂其大無比，牆壁是用幾種顏色的大理石砌成，上端是鑲嵌（Mosaic）的大幅名畫，屋頂、天花板，棟樑、門柱……到處都是名畫、浮雕，把教堂內部裝飾得比皇宮還要華麗，也難怪這是七億天主教徒精神寄託的聖堂。連我這毫無宗教信仰的凡人，到了這裏，也生起一些超凡的感覺，足見宗教信仰的力量是無比的偉大。走出教堂，我和明元兄去參觀了教堂右首的梵諦岡宮。一進宮門就發現了瑞士籍的教宗衛士，據說是無給職，他們以能充任教宗衛士爲榮。我們去參觀了梵諦岡博物館，裏面陳列着各國政府贈送歷代教宗的禮物。博物館的門口，有一處出售紀念品的櫃檯，我買了兩樣，至今還保存着。

### 于大使和他的廚師

從聖彼德大教堂出來，已是下午六點，我和明元兄請張先生吃一頓簡單的晚餐，又去商店買了一些領帶，預備回台北送給同事們，領帶和皮鞋是義大利兩樣著名的產品。之後張先生回家，我和明元兄回大使館，除門房外，大使館已空無他人。我們回到二樓爲我們準備的臥室，既是冬天，房間又大，屋子裡只有一具小電爐，我們雖然披上呢大衣，還是冷得發抖。我和明元兄正在商議第二天去龐貝（Pompeii）城參觀的行程，房門忽發出「卜！卜！」的敲門聲，一面我們叫「請進！」，一面我們正在懷疑這時候誰會來看我們？房門開了，一位西裝比我們穿得更整齊的紳士走了進來，他自我介紹，姓劉，是于大使的廚師。我們請他坐，和他閒聊起來，他說于大使來電話，要他做燒餅油條給我們吃，他會在明天早上請我們。我們謝謝他，不知不覺談到于大使。他說于大使是好人，祇不過對於用錢不太會計算，時常告訴他明天要請多少客人，要他準備，可是錢沒有下文，他只好掏腰包來墊。這樣的事情時常發生。我們問他墊了多少钱？他說有三千多美元。他又說，這沒有關係，他跟于大使工作了二十多年。知道于大使的爲人，現在沒有錢，有了錢大使會如數還他的。從這位劉先生的談話，使我想起在巴黎的一段故事。于大使請我們台北去的五人晚餐，事先告訴我們，不請任何其他的人，連時昭瀛次長也不請，地點是喬治第五大飯店，那是巴黎最豪華最貴的大飯店。我們如期到達，他訂的是一間很大的單獨房間，餐掉是用的圓掉。于大使早在房間裏候着我們，他用圓餐掉

不用長掉，是費了一番心思的。假使用長掉，就要排坐位，改用圓掉，除了他是主人外，我們可以隨便坐，沒有上下之分。我們剛一坐定，房間的四角各有一位侍者，手捧銀盤，一齊走向餐掉，有的敬酒，有的奉菜，使得我們五個土包子，受寵若驚，這也就說明了于大使喜愛排場。

第二天早上我和明元兄真的吃了劉先生做的燒餅油條，是用咖啡牛奶做飲料，沒有台北喝豆漿那末地道，但我們還是非常滿意，一再的感謝劉先生。用畢早餐，我們就趕往火車站，搭車前往龐貝城。

### 去龐貝城到巴比倫

火車向着南行，我從窗口看到羅馬的藍天，那真是太美了，沒有一片雜雲，就好像大海倒掛在我們頭上似的，平靜得沒有一點水波，真是太令人神往了！一路上我們看到了葡萄園，葡萄架不是平鋪在原野間，而是一堵堵高牆似的矗立着，使人感到有點特別。上午十點左右，我們到達了龐貝城，恰好有一羣觀光客來遊覽，由一位嚮導員領着，我和明元兄就參加這一羣，以免沒有目的的亂跑。龐貝城是兩千多年前由羅馬人建立的，紀元前七十九年因維蘇威（Vesuvius）火山爆發，全城被火山岩漿埋藏於地下。直到公元一七四八年才被考古學家發現，挖掘出來。嚮導領着我們走向城門，我發現和我們中國古老的城池的建築沒有什麼兩樣，有城門也有城牆。城內的街道，都是石板路，有的街道比較寬，有的比較窄，窄的街道的兩端有高出石塊擋在街道的

中央，據說是不讓車馬進入。進城不久，有一處博物館，陳列着兩千多年前龐貝城居民日用器具，也有若干女人的裝飾品，還有幾具人和狗的石膏像，據說是當年挖掘時，挖掘者發現有空洞似的東西，用石膏灌進去。等乾了以後，再除去外層，就得了這些奇形怪狀的人和狗的形像，也有說是掘出來的化石，究竟是什麼，我們只好存疑。嚮導領着我們去參觀一家比較完整的住宅，形狀有點像我們舊式房屋，是一排又一排，排與排之間有大的天井分隔，大門口的地方有鑲嵌的圖畫，足見當初這棟房屋的考究。進入到第三排，有一個房間，女觀光客禁止入內，原來房門內有一個銅製男孩的裸體立像，陽具上放着一具天秤，嚮導告訴我們，只要用手摸觸這具天秤，就可獲得愛的幸運。而這間房間的牆壁上全是春宮畫，所以女賓禁止入內。當初羅馬人生活的荒唐，從這裏可以一窺大略。我們又去參觀一處露天劇場，舞台和看台都是花崗石砌的，據說可以容納五千觀眾，當年龐貝城只有兩萬居民，也就是說龐貝城的居民平均每四天可以看一次節目表演，這是何等享受的生活。城裏面到處是斷壁頹垣，最突出的是羅馬式建築的特色圓柱。

匆匆忙忙在龐貝城繞了一圈，又匆匆忙忙的搭火車回羅馬，因為第二天我們搭法航機東飛。在巴黎的時候，駐伊拉克公使館代辦盛曉戈兄一再來信要我在回程中到巴格達（Bagdad）停留兩天。一方面是盛情難却，一方面巴格達是天下夜譚故事的發生地，對我和明元兄自然是一種誘惑。早上七點我們從羅馬起飛，下午二時左右快

要到達巴格達時，飛機忽然折返，說是要去雅典降落，因為巴格達有沙漠風，不能降落。可是過了大約一個小時，飛機又向巴格達飛行，據說沙漠風已過，我們失去了到雅典觀光的機會。下午四時左右，飛抵巴格達，盛曉戈兄在機場迎接我們，我發現巴格達機場比高雄小港機場還小，但它却是國際機場。曉戈兄把我們送到旅館，發現旅館房間盡是細沙，侍者正在清除。據曉戈兄告，每遇颶沙漠風，任何房屋都會滲入細沙，因為門窗雖然關了，細沙還是會從極微的隙縫間滲進來。當天晚上，曉戈兄嫂請我們在底格里斯河邊吃新鮮的魚蝦，是一間露天餐館，我們在羅馬是冬天，而巴格達已經初夏了。回教人不飲酒，餐館也不准賣酒，喝冷飲、吃魚鮮、觀賞底格里斯河上的夜景，却也別有一番情趣。曉戈兄約我們第二天去遊巴比倫（Babylon），還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。

第二天早上我和明元兄在公使館用了早餐，之後和曉戈兄嫂以及他們的一位公子一位小姐，連司機一共七人，乘車向巴比倫進發。巴比倫位於巴格達南部，在幼發拉底河東岸，建於公元前約兩千年，是巴比倫帝國的首都。地處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之間，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域，是古代文化發源地之一。巴比倫帝國比起我們中華帝國稍遲，但也不會遲到一千年。它於紀元前八世紀被亞述所滅，紀元前六〇二年，尼布茶尼撒（Nebuchadnezzar）再建巴比倫帝國，滅亞述，破埃及，席捲敘利亞，尼氏死國勢驟落，於紀元前五三八年被波斯征服。我們的汽車走了兩小時

才到巴比倫，它是德國人挖掘出來的，有一間很小的博物館，陳列當日巴比倫人的日用器具，和龐貝城比，那些器具粗糙多了。據說好的東西已被德國人運回本國，剩下的就非常破爛了。不過我還是有幾個發現：一是它的街道是很整齊用花崗石鋪成的，而且非常寬闊，差不多有二十公尺寬。四千年前的城市會有這樣寬的街道，當然要算是宏偉的。一是殘存的牆垣上，有獅虎等野獸的浮雕，每一隻野獸，都是十塊以上的坭塊拼砌而成，這需要先做模型，才能拼出這些獸像，當時工人的技術，足見相當高明。還有兩頭石獅的坐像，雖然形狀沒有現代的精緻，但可以看出當時雕刻藝術，也有相當的程度。從巴比倫回到巴格達，略事休息後，盛夫人陪我們去參觀了百貨公司，那時台北還沒有百貨公司，而巴格達竟有，我們有一種新鮮的感覺。隨後又去參觀阿拉伯市場，髒亂的情形，比台北過之而無不及，實在不敢恭維。當天晚上我和明元兄又坐法航機東飛西貢，因為我們和霍、鄭、程三位約好在西貢會合，轉道香港返回台北。

### 「西貢王」與黃杰將軍

第二天清晨我們到達西貢，雖然是清晨，還非常炎熱，不過三天時間，我們從冬天走進了夏天。到達以後，才知他們三位已於先天晚上來到西貢，我們住在同一家旅館，不到一個星期的分別，又在西貢碰頭了。當天晚上，駐西貢總領事尹鳳藻先生在堤岸一家中國餐館請我們，利用這個機會，我們參觀了一下堤岸的情形。堤岸等於中

國人在西貢的租界，全部中國人，到了那裏，好像到了自己的家鄉一樣，而且完全保持中國人的生活習慣，不會有一點陌生的感覺。那兒有一處相當大的市場，裏面什麼都有，相當乾淨，一定是管理得法。不過麥克風的叫賣聲、擴音器播放的音樂，使人有些吃勿消。尹總領事請的晚餐非常豐富，當地的僑胞都稱呼他「西貢王」，足見他和僑胞相處的融洽。

我們也拜訪了當時在西貢的黃杰將軍，他是在大陸撤退時率領兩萬多士兵和眷屬從廣西撤退到越南的，當時越南還是法國的殖民地，法國的殖民地政府將黃將軍的部隊繳械，遣送到越南南部的富國島暫時屯駐。黃將軍留在西貢，一面交涉要把部隊撤返台灣，一面要法國殖民地政府退還我軍的武器。記得黃將軍告訴我們，雖然被繳械了，但還是用木製的步槍在富國島對士兵們繼續訓練。黃將軍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儒將，我們對他有着無比的崇敬。

因為想快些回到台北，第二天上午我們五人乘法航機飛香港。在香港停留了三天，購買了一些家庭需用的東西，又一同飛回台北，結束了我們參加聯合國第六屆大會的旅程。

### 忙於籌辦匪情展覽

回到台北，最使我高興的是與全仁重行團聚。我們夫妻自從在重慶結婚以來，很少分開。重慶還都南京分別過半年，南京撤退廣州分別過三個月這次我去巴黎開會，是第三次分別，雖然每星期我們都有書信往還，但四個多月的兩地相思，也

够令人腸斷的。那時我們還是住在迪化街的永樂旅社，不過換了一間十二個榻榻米大的房間，比起原住的四個半榻榻米，舒服多了！全仁知道我喜歡吃新鮮大頭菜燒鱈魚，這還是我們住在重慶九龍坡時學的一道四川菜，她特地買了回來，燒給我吃。她還自己研究出一道菜，用活的青魚的中間部份，不要頭尾，切成兩片，用鹽醃三、五天，加上豆豉、辣椒、葱、薑、素油，用文火蒸熟佐餐，味道鮮美，不亞於大頭菜燒鱈魚。然而，我又開始另一陣忙碌。

當我回到台北的時候，台北正在籌備舉行匪情展覽，世界各國共產黨暴行的一個項目，由外交部擔任，這一任務由亞西司負責。在我出差的一段期間，亞西司幫辦勾增啓先生已經簽呈部長通令所有駐外使領館，蒐集此類資料寄回外交部。這時候，外館已經陸續將資料寄回，我們的工作，是翻譯、分類和統計。可是亞西司只有三個工作人員，除勾幫辦外，還有我和定中明兄兩位科長，下面既無科員，又無辦事員，我開玩笑的說：「我們是有頭無尾的寡頭司。」而且中明兄是經辦中東業務，對於蘇聯和匪情，他是無法插手的。我們最感困難的是製統計圖表，我向祕書處情商借調了一位張之雄先生來幫忙。之雄兄字寫得好，又會製圖，又會寫藝術字，正符合了我們的要求。我們漏夜趕工，繪製各種統計圖表，包括各國共產黨對當地政府的顛覆活動。武裝叛亂、屠殺無辜人民，蘇聯支持各國共產黨滲透、陰謀……等。這些圖表，有的是綜合性的，有些是單獨一國的，需要研究、設計、繪製草圖，然後才

開始正式繪製。差不多用了一個月的時間，才把這些工作做完，到預展的先一天，才全部大功告成。當天晚上，我們把所有的資料運到展覽會場——現在台北新公園台灣省立博物館二樓。靠大門臨窗的一長條，是世界各國共產黨暴行的展覽場地，一大排玻璃立櫃，我和勾幫辦、張之雄兄三人帶了兩位工友從事佈置的工作，一直到晚上三點，才佈置完畢。第二天上午九時開始預展，各機關代表蒞臨參觀的人很多，對外交部展出的項目，都交相讚譽，認為使人們對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暴行，多了一層認識。一位籌備處的某先生在我耳邊說：「沒有想到外交部展出這樣好，還以為你們拿不出什麼東西，可是現在一看，內容充實，佈置美觀，真令人佩服！」我笑着回答他：「事在人為喲！」在展出的期間，我們三人還得輪流在展覽場地守候，因為有許多參觀的人，會臨時提出問題，得向他們說明。

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  
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

小 本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  
啓 二中外雜誌社調換。